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序 男三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屬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眾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于類於上商鍼疾同於左氏鴻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詭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來者所囑以重朕之不德

男三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

且无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與天地天地

實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

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

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

矣若不正性其情遂欲而動性失於欲迷

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如上一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

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男三

同謂之玄

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玄之又玄來妙之門

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

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道玄示明无欲於无

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眾妙

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美善者生於欲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

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

矣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封執有五分

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

知虛妄故云惡已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六者相違逆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

是由妄情有此多故

是以聖人處无為之舉行不言之教

男三

三

无為之事无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萬物作而不辭

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性分所无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无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

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為盜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既无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无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

實其腹

道德内充則无矜拘亦如屬厭而止不生

貪求

弱其志

心虛則志弱

強其骨

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无欲

常使民无爭尚之知无貪求之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清靜化人盡无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

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於為无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

渊兮似萬物之宗

渊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渊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鋒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

道无不在所在常无在光在塵皆與為一

一光塵爾而妙本非光塵也

湛兮似或存

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无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若生物之主象似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  
 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  
 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於仁愛也言天  
 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无貴望爾嘗試論  
 之曰夫至仁无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  
 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  
 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无親  
 乃至親也宜兼愛乎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者藉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  
 皆以虛而无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  
 間生物无私者亦以虛而无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况  
 聖人心无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  
 可謂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而不誦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偏便  
 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  
 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  
 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  
 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  
 說  
 是謂玄牝

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无方深妙  
 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

大道生畜之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

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

絲絲若存用之不勤

虛牝之用絲絲微妙應用若存其用无心  
 故不勤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標天地長久者欲明无私无心則能長能

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无私成  
 私爾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

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泊  
 故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忘生養之功是无私而能長且久是

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无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也

居善地

居善地

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

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心善淵

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矣

與善仁

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言善信

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政善治

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

矣

事善能

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

於物矣

動善時

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

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

既不違於物故无尤過之地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

故不如其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

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威亦如天道虛

盈有時則无憂患矣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魂魄則陰虛魂則

陽陽言人載虛魄常須管護復陽陽氣充

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

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

无離身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一冲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无所分別

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

淨能无瑕病

愛民治國能无為乎

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无為乎當自化矣

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

君矣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治亂言人君應

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

解云易曰一闔一開謂之變言聖人撫運

應變无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

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

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此明有无功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也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輻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无乃可運用若无輻箱之有亦无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无則輻箱之有皆為棄物

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

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有體利无以无為利无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羸有之利无以明妙无之用有爾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官徵之音口燕易泰之味傷官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代務耽者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闢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性分所无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操之則操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貴大患若身

身為患本貴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

正標

何謂寵辱寵為下

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无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辱循環寵為辱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身相虛幻本无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濕故為身患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杖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无所復驚忘身則无為忘本忘天下則无寄託之近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无色之中而能色焉故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无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執持也微妙也道无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无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

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无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无物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

是謂无形狀之狀无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无无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无始故迎之不見其首无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古无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返淳樸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紀綱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无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遠不可識

知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

豫若冬涉川

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猶若畏四鄰

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雖則儼然若客无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敦兮其若樸

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

无所分別

曠乎其若谷

其德量曠然寬廣无所含容若彼空谷

渾乎其若濁

和光混迹若濁而清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今徐

自清乎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

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

猶動出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无所執滯若

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

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弊

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

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

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雖

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

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

知爾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物

華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故有作

云云者動作也言夫物云云動作者及其

歸復皆在根本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華葉云云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

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

不知常妄作凶

不恆其德或承之者失常妄作窮凶必至

矣

知常容

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无不含

容

容乃公

含容應物應物无心既无私邪故為公正

公乃王

能公正无私者則為物所歸往

王乃天

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

天乃道

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道乃久

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歿身不殆

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无危殆之事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太上者得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

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為之迹故人无德而稱焉

其次親之譽之

速德下表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

其次畏之侮之

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實言

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有之之謂也

大道廣章第十八

大道廣有仁義

第十八

十八

澆薄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

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

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

智慧出有大偽

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

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无倫不和也

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

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无為棄凡夫智詐

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无為則

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天枉是有百倍

之利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第十九

十九

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羣

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

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

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此三者但今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文不

足無教更今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真素抱樸少私邪寡貪欲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